

骨肉情

我家两只白头翁

□周素华

五月的枇杷树葳蕤蓊郁,一串串黄绿可爱的枇杷在一心一意地转着色,再过几天,枇杷就熟了。

知道我要回来,母亲早早地从树上挑了一些熟枇杷下来,放在果篮里。父亲从田里摘了碧玉般的新蚕豆,准备中午给我们炒一盘。

黄澄澄的枇杷透着光亮,仿佛轻轻一碰就能渗出甜甜的汁水来。洗都不洗,我贪婪地撕开皮就吃。母亲在一旁心满意足地看着,说:“树上多的是,你们下周回来,枇杷更大更甜,保你吃个够。”

知道我打小就喜欢吃枇杷,早些前父亲就种下三棵枇杷树。现在,树越长越高,枇杷越结越多,我回家的次数却越来越少。

饭后,我一边洗碗一边看着五月的阳光一片片落在枇杷树上,一枚一枚的绿叶闪亮闪亮的。父亲和母亲各托着一只茶杯站在树下,有一句没一句地搭着话。

我望上一眼,再望上一眼,心里安妥,身边有幸福的泡泡在跳舞。

听父亲对母亲说:“这棵树上,不知什么时候搭了个白头翁窠?”

母亲说:“怪不得最近老是有鸟在树上叫个不停呢,原来是它们在树上安家了。”

“你看啊,那个枝丫中间有两只白头翁正在唧唧跳跳,咕嘟噜,咕嘟噜……”父亲的手指向树顶,模仿着鸟的叫声。

母亲说:“你学得不像,白头翁的叫声拖得老长老长的,哪像你这样短促,一点都不好听。”

接着她又补充道:“肯定是我家的枇杷甜,引得白头翁围了树飞来飞去,蛮好戏子的。”

父亲心里不乐意:“你不懂,不单是我家的枇杷好,而是白头翁最喜欢啄啄枇杷。你看看,树顶上那些又黄又大的枇杷都给它们啄了大半,可惜了。”

母亲说:“反正枇杷多,雀儿也啄不了几个,你这个人就是有点小气。”

父亲不好意思地挠挠头,笑了。

我心生好奇,碗还没洗好,跑出来看,“哪里有雀窠?”母亲拉着我轻手轻脚地走到树的另一边,往上一指。密密匝匝的树叶枝丫里,隐隐约约地真有一个碗大的黑乎乎的雀窠,眼睛上头有一块醒目白斑的鸟一动不动地蹲在窝里。

“声音小点,雀窠里有两只蛋,白头翁在抱窝。”母亲低声嘱咐。听她这么一说,我的行动格外小心,生怕惊动了白头翁,影响它孵蛋。

抬头看了一会儿,我就回屋了。

又听父亲继续在院子里说:“白头翁不怕人,两只雀儿轮流孵蛋呢。”

“是的是的,我每天早上都看到一只体型稍微大的白头翁先飞出去找食,个头小的待在窠里孵蛋,等大的回来换班。大的老警觉的,它先飞到树枝上歇会儿,见周边没有‘敌人’,再飞到窠里换小的。两口子蛮恩爱的。”母亲点头赞同。

“这当然了,白头翁代表着长寿。过去人家家里喜欢挂张画,画上画一对白头翁和牡丹花,叫做‘富贵白头’。”父亲说。

母亲说:“哦,你懂得也蛮多嘛,以前怎么没听你说过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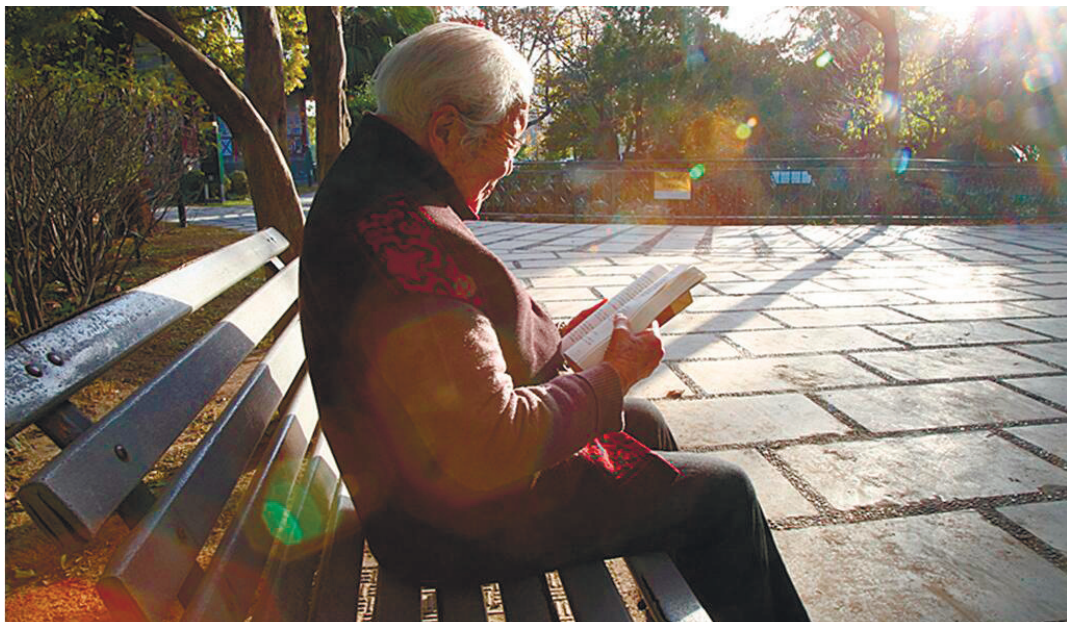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又没问,平时也说不上去。”父亲答。

我发现他俩聊天的时候,母亲喜欢身体往前倾,她的眼皮随着岁月的流逝已经盖住了眼角,却盖不住眼睛里面的亮点,她对生活总是充满了热情。

“哦,这当然啦;哦,我说的吧。”父亲则颇为自得,喜欢这样做些小结。

父母在院子里谈论的声音忽高忽低,忽疾忽徐,空气里因了他俩浮动着的疑问号和感叹号。我心中忽然一动,他俩不就是两只白头翁嘛。几十年来,虽然少不了吵吵闹闹,但也互相陪伴了大半辈子。他们像白头翁一样衔来一枝一叶,筑巢垒窝,哺育子女,并把他们一一送上蔚蓝的天空。

我坐在那里,继续听父母谈下去。我喜欢听他们这样的闲谈,不紧不慢地过着平常的日子。



晚读

斌斌

父子情

回家陪父喝一杯

□叶金福

父亲年已八十,向来好酒。我很小的时候就记得父亲一天两餐小酒是少不了的。但父亲喝酒分寸把控得很好,很难得喝高,顶多喝得脸红耳赤。父亲喝酒也从不用酒杯、酒盏之类的专用器皿,他就喜欢用吃饭的大碗头。在自家喝酒,他先倒二两光景的白酒,喝完觉得不过瘾,就又把酒壶再倒上半两或一两,直喝到下酒菜吃得差不多了才盛饭。

父亲年轻时也经常和村子里的几个好友一起喝酒。有时在自己家里喝,有时在朋友家里喝。每每邀上朋友到自家喝时,父亲总要喝多些。记得有一次,家里过年杀猪,父亲便把村子里的十几个朋友都邀请

到家里,大家围着八仙桌,有的坐着,有的站着,举杯的举杯,吃肉的吃肉。父亲把家中一坛准备过年喝的自酿米酒也拿了来,大家你一碗,我一碗,差点把一坛四十斤的米酒喝光。朋友们个个喝得东摇西晃,有几个还现场“直播”,父亲自己也喝得快把持不住了,上床就不省人事了。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父亲喝多。

每每有邻里到家里,如果父亲正在喝酒,就非得要拉着一起坐下来喝一杯。哪怕桌上只有半碗黄豆、一个豆腐乳,父亲也坚持让邻里喝一杯再走。

因为父亲爱喝酒,我们兄弟俩再忙,每到周末或节假日,都要赶回

乡下老家,一边陪着父亲喝喝酒,一边陪父亲聊聊天。也许是基因的缘故吧,我们兄弟俩的酒量也不错。每每谈及我们兄弟俩的酒量时,父亲就高兴地竖起大拇指,说他的遗传基因好,还说男人就要喝点酒,这才像个男子汉。而每当此时,一旁的母亲总会插上一句“少喝点”。

如今,父亲年岁慢慢大了,虽然身子骨已大不如从前,但喝酒还是照旧,照旧一天两餐,照旧一餐二两白酒。我在想,对于父亲而言,这酒分明已成了他的一个精神依赖和精神寄托,而作为子女,能多抽时间陪老父亲喝喝酒,聊聊天,这又何尝不是一种亲情、一种孝顺、一种温馨、一种幸福呢?

手足情

兄弟和好一碗酒

□王国梁

最近我发现老爸总是闷闷不乐的,有时候还无端发脾气。我仔细观察分析之后,得出结论:老爸有个心结,就是和叔叔闹了别扭,有半年多不说话了。

当时,老爸和叔叔因为一点小事争执起来,老爸说叔叔目中无人,叔叔说老爸霸道自私,两个人争得脸红脖子粗,最后不欢而散。我们家族的人都有个毛病,就是爱面子、不肯低头,所以老爸和叔叔两个人都扭上劲儿了。老爸心里因为这事别扭着,总是气儿不顺,可是碍于情面,也不好主动先跟叔叔说话。叔叔也一样,见了我的面,总是问:“你爸还好吧!”他心里也别扭着,可和老爸一样倔。两个人就这样僵了大半年。

那次,我家卫生间和阳台搞点小装修。我心想,这是个让老爸和叔叔和好的机会。老爸和叔叔都是很出色的瓦匠,这点小活儿不在话下。

于是,我分别找了他们俩,让他们来给我帮忙。叔叔先到的,看了看我的房子就开始忙乎了。他一边忙,还一边和我聊天:“你爸这人,什么都好,就是倔脾气……”说曹操,曹操到,老爸来了。老爸进屋后,看到叔叔也在,张了一下嘴,到底是一个字也没说出来。叔叔呢,见了老爸,像个害羞的女人,低着头一声不吭了。

就这样,两个人各忙各的,谁都不开口。我心里暗笑,这老哥儿俩,跟两个小孩似的。没办法,两个人脾气一样。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,我准备了几个菜,拿出了特意准备的一瓶酒。我给他们分别倒上酒,说:“爸,叔,今天你俩好好喝一杯。”叔叔有些尴尬地冲老爸笑笑,老爸开口了:“喝点吧!”

只喝了一口,叔叔就说:“哥,都是我这个当弟弟的不懂事,你别跟我一般见识。”老爸听了,脸都有点

红了,说:“我做的也不对,你多担待!”我偷偷笑了。老爸和叔叔两个人一边喝酒,一边聊天,那亲热劲,看得我直想笑。一瓶酒两人喝完了,已经都有些醉意了,老爸和叔叔的话更多了,连小时候的事都抖出来说说。两个人说着说着,都有些感慨。老爸说:“血液于水,兄弟是最亲的人!”叔叔也说:“以后咱再也不闹别扭了。现在咱俩岁数也大了,多在一起说说话,讲讲过去的事,和和美美的多好!”老爸一个劲点头。

就这样,一瓶酒解开了老爸的心结。吃完饭,老爸和叔叔把剩下的活儿干完,欢欢喜喜一起回家了。

我再回到老爸家,发现老爸情绪明显好了,还不停地哼着戏词。他对我说:“你叔这人,什么都好,就是倔脾气。”我一听,哈哈大笑。真是亲兄弟,两个人评价对方的话一模一样,连说话的口气都一模一样。